

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

名 著 主 编 巴 金

讽刺小说

FENGCI XIAOSHOU

張天翼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
名誉主编 巴金

张天翼
讽刺小说

张大明 选编



200095832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（上海）

(沪)新登字 103 号

责任编辑：李济生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插图：张恢

张天翼 讽刺小说

张大明 选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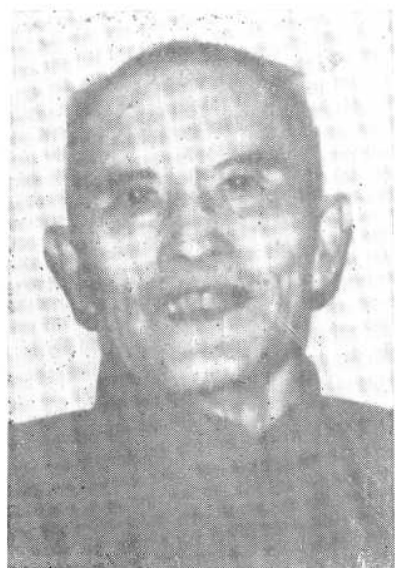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75 插页 6 字数 122,000

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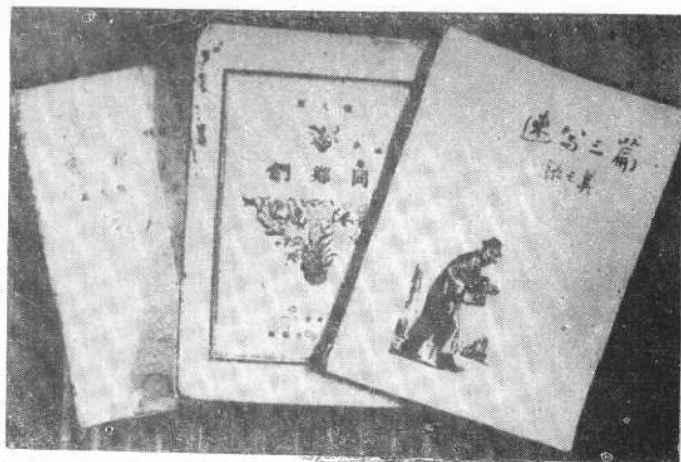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：1—15,000册

ISBN 7-5321-0879-1/I·692 定价：4.35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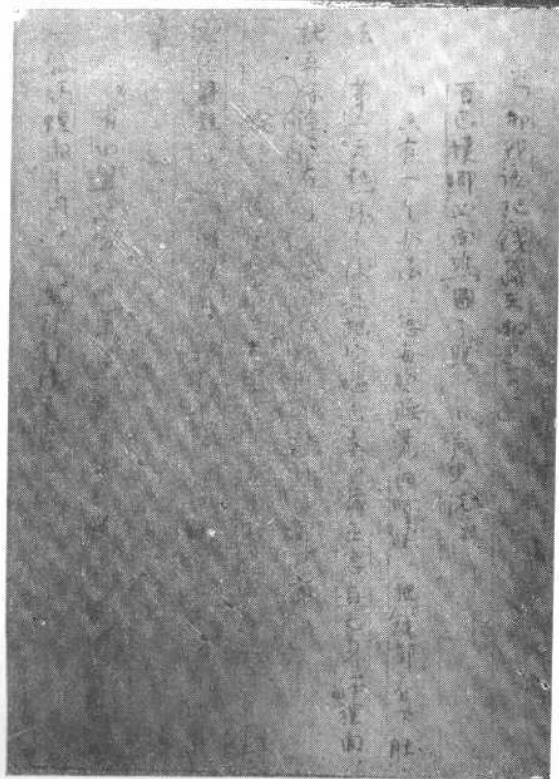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像

作者部分作品



作者手迹



出版说明

一、为了弘扬民族文化，为了给读者提供现代文学的精华，特出“中国现代名家名著珍藏本”丛书。

二、本丛书以某一作家某一方面特色的作品为角度，进行编选，选入其最优秀的作品。原则上是一个作家一本，有的也可从几个角度编选几本。

三、本丛书先出版短篇小说集，每本书请国内对该作家有研究的研究者编选并撰书“序言”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91年6月

序

张大明

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，少说也有二三百，但真正个性突出、风格独具、丰富了历史、为文坛提供了新鲜经验的人，又是有限的。张天翼就是这有限当中的一个。幽默和讽刺，是他最明显的艺术个性，有别于他人的创作风格。

张天翼是著名的小说家，一生创作短篇小说近百篇。这里所选的八篇，是其中的精华，无论从哪个角度说，都出类拔萃。它们是张天翼的代表作，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口皆碑的名篇。

幽默是生命有余裕的结果，代表主体的自信力；讽刺则是批判和战斗，是鞭笞和否定。对于旧社会旧势力，旧思想

旧意识,旧道德旧文化,张天翼或则揭露其凶残与阴险,或则批判其落后与虚伪。统治者的伪善心理和两面派嘴脸、权势欲和贪婪之心,平民百姓性格中的愚顽、欺诈、麻木、自私和口是心非,总之,凡属统治思想,凡属国民劣根性,统统都在作者的扫荡之列。他的工具就是讽刺。

张天翼的讽刺具有强烈的主观性。尽管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没有直接发议论、臧否其是与非,但他的感情色彩却倾泻在字里行间,实则他时时在表态,处处在下结论。他揪住人物的耳朵,把他掷在读者面前,再一层一层地剥皮,一句一句地拷问,让其自我暴露,自我否定,这就无异于作者在说话。主观色彩源于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。对于统治者中的伪君子、两面派,恃强凌弱还要打好看的招牌,他深恶痛绝,表现出不共戴天的仇恨。如在《脊背与奶子》中,族长、乡绅长太爷为了把任三嫂据为己有,满足其淫欲,就以维持家法族规、维护伦常教化的美名,将任三嫂从情夫那里捉回,当众剥衣拷打,施行暴虐。施暴虐本身就是长太爷性心理的公开展示,何况还有那后来的一串一串的伎俩。小说中间一个场景和结尾一个细节,最能表现作者的爱憎。惩罚任三嫂私奔的刑堂,也就是展示族绅长太爷丑恶心理、满足其邪魔愿望的地方,居然是排列着祖宗牌位的神龛子的祠堂。庄严的气氛,炫耀忠孝、礼教、仁伦的场所,居然由族长精心设计、精心导演,演出了一出凌辱年轻妇女、践踏人权、充满秽行的丑剧。环境跟上演的剧目不协调,身份与行

为相悖，外表和心理不符。名与实的极大反差，表明作者主观色彩的强烈。结尾尤其富于戏剧性。长太爷被任三嫂巧施计谋，打得眼肿鼻青嘴歪，但在众人面前，他却“说是气肿的，族中出了〔妇女私奔〕这种事，长太爷自然生气呀”。任三嫂出人意外的举动，长太爷欺世盗名的解释，都是艺术上的绝处逢生，让读者开怀大笑，从而收到讽刺的艺术效果。张天翼在讽刺时，总是用针戳到对象身上。他否定对象，带着主观的批判态度，“而且他老是要动感情”。^①

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。张天翼的讽刺艺术震撼人心，社会效果显著，就源于真实。他批判、抨击、嘲讽的对象，绝对是社会的实生活实人生。他的夸张表面看来或许很荒诞，实际很现实。即使是他的长篇小说《鬼土日记》，也是现实的折射。他曾说过，只要真实，那就怎么夸张、荒唐，都不要紧，都是诗的真，科学的真。陆宝田（《陆宝田》）为着保住秘书的职位、包国维父子（《包氏父子》）为着坐上老爷的那一把交椅，而带血带泪地向上爬；邓炳生（《皮带》）朝思暮想的当官美梦；彭鹤年（《呈报》）贪赃枉法，谎报灾情，以权谋私；长生奶奶（《善女人》）昧着良心获利；华威先生的唯权必夺，视权力如生命，以驾驭别人为快乐，而又不干任何实事；李逸漠（《“新生”》）的口头抗日和与汉奸来往；长太爷、黄宜庵（《砥柱》）的虚伪无耻：全都在我们身边发生。他们的行为

① 张天翼《论缺点》，1939年6月1日《力报》半月刊第1卷第4期。

和思想、意识和心理，都是我们习以为常，甚至见惯不惊的。他们或者也曾引起我们的可笑，可怜，可憎，可厌，但多数时候是司空见惯，不以为奇。只是在作家将他们加以集中和概括，并特别指点给我们看以后，才使我们觉得是讽刺，并从而忍俊不禁。凡真实反映生活的作品都是一面镜子，偏要照出那些憎恨镜子的人脸上白粉底下的雀斑、灵魂里的污点、笑中藏着的刀，令其原形毕露。他们是平常生活当中实有的，但又比实际生活更高，更集中，更典型，更完美，具有艺术魅力。

张天翼对生活精于提炼，善于概括，从而塑造典型，使作品具有普遍性。中流社会的小人物不安于现状，欲改变自己的地位，爬上新一级台阶，甚至进入统治阶层，不但能过上好生活，不再受穷受歧视，还能像老爷一样，也呼奴使婢，颐指气使。应当说，有这种欲望并不坏，在特定的意义上说，它还可以变成社会的一种推动力。作者也同情他们的处境，理解他们的心理。问题出在他们的不自量力，欲望超过客观可能性，不顾主客观条件地胡思乱想白费劲，这就形成讽刺。老包不过是一个缺少见识的忠顺的奴仆，儿子包国维既不认真读书，也不老实做人，这样的两父子却幻想当老爷和少爷，自然不免可笑。他们想入非非，企图通过不正当的途径，出现奇迹。旧社会的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者，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这样遐想过，挣扎过，愚不可及，徒然无益，其结果或许比不爬不撞还要悲惨。像陆宝田还丢了性命。改

变现状的正确途径是有的，但他们没有那个觉悟，作者的审美视角也不在这里。他是要以芸芸众生的典型，来警策世人。华威先生是另一种典型。他是地方一级官员，夹着公文皮包，带上文明棍，坐着有踏铃的包车，忙忙碌碌，凄凄遑遑，去会议讲话，去团体指导，去机关处理公事。他无处不在，也似乎无所不能。没有他批准，谁也休想行动；没有他到场，哪个也无权做决定。但他又哪儿都站不住、坐不稳，他不了解情况，无暇弄清问题。他的训示都是笼而统之、不着边际的套话。他要的是领导权，是名誉和地位，是一切以我为中心，是君临一切和驾驭一切，并不是真想解决什么问题，真想为社会为大众奉献什么。有时候，他还狐假虎威，用大帽子吓人，以政治威胁人，从而达到权力独揽、利益私吞的目的。满足权势欲，是他的天性，是构成他的生活的要素；要是不让他当领导，不让他发号施令，他就认为天要塌下来，他也就活不下去。他越是显得忙碌，越是觉得重要，就越是具有讽刺性。封建宗法社会产生这种官僚主义者，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滋生奴才意识。只要人们的头脑中还有封建宗法和奴才意识存在，像华威先生这种专干牧民营生的人就存在。只要上下、尊卑观念还可转化为实际效益，只要权力和金钱还可以相互转化，只要凭权势，而不是凭本事、凭工作，就能够捞到好处，那么，华威先生这种人就还会一代一代地繁衍下去。华威这个典型超越时代，具有普遍性。张天翼本人也一再强调典型的类型性和普遍性。他

认为，他创作的模特儿都不是一个固定的人，而是社会上的常见的现象，存在于你我他身上的带普遍性的缺点。他的任务是将其集中，先从认识上抽象化，再从艺术上具象化，从而使他的典型充满活力，更具有普遍意义。

揭示矛盾，强化矛盾，是张天翼常用的讽刺手法。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，实际做的和口里讲的更不一样。两副嘴脸，两套把戏。真中有假，假中有真，真真假假，以假乱真。挂羊头卖狗肉，扯着好嗓子兜售毒药，红纸包烂肉，砒霜当冰糖。作者把人物身上、心理上的这种矛盾扩大，凸出，将一切遮羞布都揭开。《出走以后》中姑太太是由七叔调教出来的新派人物。对于丈夫欺骗工人，昧着良心剥削工人而发财，她感到愤怒，不能容忍。“她恨不得一个炸弹把周围的东西都炸了个粉碎”。她现在才知道丈夫“简直是个野兽！简直要吃人！……我现在才知道他自私自利到这样子！——腐化！恶化！守才奴！禽兽！国家社会的罪人！”不顾工人死活，“太惨无人道”！她的认识何其深刻！“我有我的人格！我有我的思想，我不能跟一个吃人的野兽生活在一起！”她回到娘家，发誓要跟丈夫离婚。其态度又是何等坚决！但是，回到娘家，她立刻感到这阴暗潮湿的房间，破旧、简陋的家什，肮脏、杂乱的环境，为生活的艰难而吵嚷、压抑的气氛，与她过惯了的奢侈豪华的生活是那样不协调，她觉得陌生，所在并非人间，无法生活，而且还顾忌到一家人的职业、前途、生计。她动摇了。七叔的调教曾经使她成了新

派人物；如今又靠七叔的开导，使她摆脱困境。其开心锁就是“思想归思想，生活归生活”，思想和生活二元论。思想可以相当“先进”，跟上时代，生活不妨尽情享受；嘴里可以咒骂剥削，怎么骂都行，生活却一定要用剥削来的钱供挥霍、享乐。要心安理得地懂得这一番道理，以实现心态平衡，乐此不疲。姑太太的恨剥削和欺骗，不能说没有真实的成份，但同时又是为了装点门面，找寻心理安慰。思想和生活的矛盾越突出，反差越大，人物就越典型，讽刺意味就越浓，效果就越佳。《砥柱》塑造了一个十足的伪君子黄宜庵的典型。黄宜庵是“一位理学家，一位这个乱世里的中流砥柱”。小说写他送女儿去与易总办的儿子成婚，他在轮船上对女儿的礼教管束和他自己的淫荡心理、丑恶灵魂、卑鄙伎俩。他对女儿唠叨：“男女要没得个防范，何以异于禽兽呢？”“无论天下怎样变，一个礼字是要讲的”。“我跟你姆妈相处了三十多年，夫妇从来就没说过一句玩笑话。”守礼讲经，严肃圣洁到绝天伦、灭人欲的程度。迂腐、古板、正统，是他唱戏似地做出来的，是蒙骗世人的假象。褪其华袞，才能露出真相。原来他始终垂涎于那敞怀喂奶的胖女人的那一对白泡泡的奶子，梦想要是用手去碰一碰它，不知道有怎样的颤法。他教训女儿“非礼勿听”，听了非礼之言也就是自己无礼；但他自己却一字不漏地在听隔壁船舱里的淫词秽语，打情浪笑。他一面听，一面“感到有个软毛刷子在刷着他的心脏”，使他骚动不安，痒得难受；同时还愤愤然，在心里纠正着说话人没

有读过那种书，就无知乱说，可见他是什么淫书都读过的。只是听已不过瘾，进一步就是参与。原来隔壁的乘客是以萧会长为首的经学研究会的会员，都是与黄宜庵“志同道合的”人。原来黄宜庵更是买妓嫖娼的老手，是“奇里古怪^多的货色都尝过”的最没廉耻的淫棍，他有“顶出色的轶事”，有“别人想都想不到的秘密花头”。他渴望将这些对会员们“源源本本”地讲出来，以满足其淫欲的心理，但必须把女儿轰到他起先曾“憎恶”过的胖女人那里去，以便自己不暴露。巨大的反差，深刻的讽刺。当着女儿，在大众面前，他披圣贤画皮；换一种场合，就赤裸裸是鬼，是禽兽。其实，按鲁迅的说法，是连禽兽也不如的，禽兽不讲究，不掩饰，表里如一，正大光明。本来，对性的追求和渴望，是一个健康人正常的心理和合法的行为，只要不违法度和普遍的道德规范，就无可厚非。但如果事实上早已超过了界限，堕落到了无耻的地步，却还要披上守礼护法的画皮，以正人君子自居，且以淫秽之心去揣度一个纯洁少女的灵魂，向她身上泼污水，那就是十足的流氓。冠以“砥柱”的题目，尤其讽刺得绝妙。

张天翼是善于描写心理活动的。他对人物的讽刺，也多通过心理活动来完成。心里想做或已经做了的丑事、歹事，想要拿厚厚的幕布掩盖它、拿美妙的言词粉饰它，如《脊背与奶子》、《砥柱》。渴望达到贪财的目的，又不便启齿；自知为政不廉，不择手段攫取钱财，实乃残忍不仁、天理难容，但又不能拒绝物质的诱惑，没法更改贪赃枉法的本性，所以

才落不下笔，矛盾重重，几重人格在心理打架，如《呈报》。根本没有那个条件，却要作非分之想，只能在心里绘制蓝图，以实现其心理平衡，如《包氏父子》、《一年》、《陆宝田》。两种意识、两种价值观念在心里交火，都要争主动、抢胜利，表现为剧烈的思想斗争，情绪的起伏不定，最后，正确的一方居然无可奈何地让位于错误的一方，同时也就找到了为自己辩护的托词，如《“新生”》。通过心理活动进行讽刺，可以揭示较深层次的问题，不至于停留在表面的滑稽表演，如早期讽刺某些知识分子无所事事、自作多情的个别作品。把解剖刀插入人物的心灵深处，才能触及五脏六腑，涉及本质，写尽人世百态。

笑是一把非常锋利的刀子。笑有种种，依对象的不同而大相区别。对不自量力、常作非分之想的小人物，是含泪的笑；对拿思想归思想、生活归生活的二元论来支撑自己行为的人，对又似糊涂、又似自觉地滑进泥潭的人，是嘲笑；对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改变初衷，昧着良心歪曲事实，还以“一个人总不要贪小，要往大处看，难道吃了几餐没油的酒菜我就徇情不成”的官话来文过饰非的人，是调侃；对那些连禽兽都不如的族绅太爷、“中流砥柱”，是居高临下的愤怒的笑。还有窃笑和冷笑，有睥睨的笑和开怀大笑。笑是刀子，笑是批判。社会批判，思想批判，道德批判，文化批判。批判比暴露更有力量。笑是一把火，将焚烧腐朽，吞噬黑暗，只留真理和正义在人间。

张天翼的讽刺艺术否定假、恶、丑，保护真、善、美。他以善变的娴熟的手法，峭拔的风格，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，营就一座艺术丰碑。正如作者所说：“我们记住：纪念碑的作品总是写的最合理的平常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生活。”^①只要上述种种统治思想和国民劣根性一天不清除干净，张天翼的这些代表作就将永久流传，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。如同阿Q没有死去一样，华威也没有死去。他之作为反面教员，作为镜子，仍在为现实服务。只要社会上还有污浊，讽刺艺术就不可废，张天翼的讽刺艺术就还保持着现实的活力。

本书的选目和这篇前言，是和沈承宽同志一起完成的。

1991.3.18

^① 《题材的“平常”》，见《张天翼文学评论集》，第43页。

讽刺
刺
小
说

目 录

序.....	张大明
皮带.....	1
脊背与奶子.....	21
包氏父子.....	50
呈报.....	98
出走以后	118
砥柱	139
华威先生	160
“新生”	170